

東北人民大學

國家與法權
理論及歷史

教 研 組

長春·一九五四年

國家與法權歷史參考資料
(第一輯)

目錄

歷史唯物論是歷史科學的理論基礎.....	蘇聯「歷史問題」雜誌社論.....	一
爲歷史科學在蘇聯進一步的高漲而鬭爭.....	蘇聯「歷史問題」雜誌社論.....	二九
★	★	★
中國過去的所謂「憲政運動」和「憲法草案」.....	宋雲彬.....	四九
太平天國的鄉官.....	張振鵬.....	六八
論辛亥革命時期的憲政運動.....	劉桂五.....	七七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人民政權.....	榮孟源.....	八九
抗日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民主選舉.....	魏宏運.....	一〇〇
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謝覺哉.....	一〇四
所謂「六法全書」是什麼來歷.....	施班.....	一〇八

歷史唯物論是歷史科學的理論基礎

王 以 鑄 譯

歷史問題雜誌社論（一九五二年七月號）

兩年前出版了斯大林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斯大林的著作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的一個偉大貢獻，它以一些最重要的、新的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斯大林同志爲了進一步發展歷史唯物論的理論，而在這一著作中最充分、最全面地發展了歷史唯物論的中心問題，基礎與上層建築，它們的發生和發展底規律的問題。斯大林在說明上層建築的主要特色，上層建築和基礎的聯系，上層建築和生產的間接聯系，在說明上層建築的積極作用時，提供了特別多的新見解。斯大林同志特別有力地着重指出在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的特徵時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要求。

他揭示了作爲社會現象的語言底本質，分析了語言的發展規律，並且給馬克思主義的語言科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而徹底摧毀了馬爾院士底唯心的「理論」。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的問題」反對把科學庸俗化和簡單化的人們，也反對教條主義和書呆子氣。這一著作關於一切社會科學（其中包括歷史科學）的發展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它特別有力地強調指出：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要想使工作有成效，其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深刻地掌握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和方法。

正如斯大林同志在給它所下的定義中所說的：「歷史唯物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論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註、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〇〇頁，中文本，外文出版局，第一三三頁）。歷史唯物論的基石就是這一原理：即社會發展過程是現實的，是受物質的制約的過程，這一過程是根據不依人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觀規律而進行的。歷史唯物論認為，社會發展的規律是和自然發展規律同樣的客觀規律。人們不能改變或取消這些規律，更不能創造新的規律。歷史唯物論關於社會發展規律底客觀性的原理在根本上是和資產階級偽科學的所有各種各樣的主觀的唯心的說法對立的。

同時歷史唯物論却堅決地反對對於規律的一種迷信的崇拜，反對這種看法：即人類彷彿無力理解或利用社會發展的規律。斯大林同志教導說，雖然人類不能改變，消滅或創造規律，但社會在這些規律前面並不是軟弱無力的：人們能够發現這些規律，認識它們並且爲了社會的利益而利用它們。他們可以給予那些爲自己開拓道路的新規律以廣闊的活動園地。

社會發展的規律雖然和自然的規律同樣是客觀的東西，但是在本質上它們與後者是有所不同的。第一，大部分的社會規律都是不長久的：它們只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中起作用，在此以後它們便爲一些新的規律所代替。第二，與自然科學不同，在自然科學的範圍內，新規律的發現與應用比較容易進行，在社會生活方面，觸犯社會上日趨衰亡的勢力底利益的新規律底發現和應用會遇到後者最強力的抵抗。因此便一定要有一種可以克服這種抵抗的力量。階級社會中社會發展規律的運用永遠是有階級的背景的，而且爲了社會的利益作爲運用這些規律的旗手的永遠是先進的階級，而日趨衰亡的階級則對它加以窮兇極惡的抵抗。

從這裡就可以明白，爲什麼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而特別是史學，並不能認識到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當資產階級還是一個進步的階級時，它的學者還能够創造表現社會生活個別方面的珍貴研究著作，但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們的科學眼界已經局限在他們的階級利益的範圍裡面了。隨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勝利（當時資產階級已開始起着反動作用），特別是在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的「學者們」便放棄認識社會發展規律，而用爬行的經驗主義（註、爬行的經驗主義，就是對於某一問題的經驗的研究，這種研究所依據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割裂的實際材料，而不想在它們之間尋求任何一般的聯繫，也不進行綜括）。來代替科學。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否定歷史過程的規律性而宣布說歷史只不過是偶然的、個別的事實底堆積而已。

自然，資產階級史學之拒絕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這種「對於能够科學地深入了解現在一事的絕望，對科學的拒絕，想唾棄一切的綜合概括的願望，逃避歷史發展的一切「規律」用樹木把森林圈起來的企圖」（註、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九頁）。是具有完全一定的階級根源的：資產階級害怕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因爲「一旦物與物之間的聯系被了解，那麼對於現存制度底經常必要性的全部理論上的信心便垮台了，而且這信心還在它們在實踐上倒掉以前就垮台了。因而統治階級的絕對利益就是要求永遠是荒誕不經的混亂」。（註、馬恩通信選集，第二〇九頁）。列寧着重指示說：「把規律驅出科學實際上只不過是把宗教規律偷偷運進來而已」。（註、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二頁）。

既然不能，而且也不願對於歷史發展的過程給以科學的解釋，資產階級不可避免地就要僞造它了。資產階級的那些歷史家和社會學家懷着先入爲主的觀點，用一定的、唯心的公式去對待歷史事實，而毫無良心地僞造實際的材料，

只利用那些有利於資產階級的事實，而對於那些不能適合於他們捏造的概念的事實則避而不談或是加以歪曲。列寧在批判資產階級歷史家、經濟學家等等的這種手法時曾寫道，在「社會現象這一方面最流行而又最無能爲力的手法就是掠取個別的事實、玩弄例子了。一般地選擇例子——這是費不了任何氣力的，但是這却沒有任何意義或純然是起否定作用的，因爲一切都是在個別情況底歷史具體情況之下的。如果從它們的全體，從他們的聯系上來看事實，那麼事實不單是「執拗」的，而且是絕對有證明力的東西，如果脫離整體，在它們的聯系之外來看事實，如果它們是割裂的、是任意作出的，那麼它們只是玩具，或是比玩具更壞的東西」。（註、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六六頁）。

一般說來，這樣的資產階級的史學向來就是偽造過去歷史的。恩格斯寫道：「資產階級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因此歷史也不是例外。由於資產階級的本性，由於它存在的條件，它生來就要偽造一切的商品：它也偽造歷史。那本著作中把歷史偽造得符合於資產階級的利益，那一本著作也就得到豐厚的報酬」（註、馬恩文庫，第十卷，第一〇四頁）。現代英美「歷史家」的「著作」就是恬不知恥地偽造歷史的鮮明例子，這些人自覺地歪曲人類的歷史而使它適合於美帝國主義者底侵略目的。

現代英美史學對歷史的偽造是帶有一定意圖的、不懷善意的性量。英國「哲學家」B·羅素，這個爲英美帝國主義大肆鼓吹的人，露骨地在他的一本書裡寫道：「歷史還不是一門科學；只有用偽造和空白的辦法才可以給它以類似科學性的性質。」他的美國夥伴，美國歷史學者協會主席康涅爾斯·里德附和他；里德在他那本標題很誇大的著作「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的提綱中就公開無恥地提出了歷史科學軍國主義化的任務，提出要使它爲美國侵略的帝國主義

服務。里德否定了歷史過程和作爲科學的歷史底客觀性，他認爲「爲每一代都要把歷史重新寫過。我們關於過去所提出的問題上不同於我們的父親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提出我們的父親所忽略的見解，而忽略我們的父親認爲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見解」。里德露骨地號召美國的歷史學家積極地參加準備新的世界戰爭：「總體戰，不拘是熱戰還是冷戰，要動員一切的人並且要求每一個人都完成自己的作用。歷史學家應該不次於物理學家地來執行這一義務」。實際上把自己的科學良心出賣給錢袋的千萬個資產階級歷史家已經由學者變成了「以買賣賄品爲生的職業僞造者」。（註、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一六頁；中文本第一五三頁）。歷史上沒有一個問題沒有被資本家的這些有學位的走狗僞造過。揭發這種資產階級的僞造並恢復歷史的真相就是可以而且願意發現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真正客觀的科學底最重要任務。

把歷史變成不僅是能够敘述各種各樣的歷史事實，而且能够發現社會發展的規律，以便爲人類的利益而利用這些規律的真正的科學，這件事是和歷史唯物論的產生，和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歷史的唯物的理解底發現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偉大的革命、即歷史唯物論的發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歷史唯物論是作爲社會物質生活的各種成熟的需要底反映，作爲工人階級利益底表現而產生的。工人階級是唯一願意而且可以認識社會發展的一切規律，並利用這些規律而爲社會的利益服務的階級。同時歷史唯物論的發現又是社會科學以前的發展的產物，它本身更綜括了人類在這一知識領域方面所積累的巨量材料。

列寧在其所著的「卡爾·馬克思」中強調指出說，歷史唯物論第一次使人們能够以自然歷史的精確性來研究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馬克思主義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完備周密

研究的途徑」，就是可以使我們「將歷史當作一個雖然十分複雜，十分矛盾，但終究是在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的途徑」（原載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〇——四一頁中文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外文出版社，一九五〇版，第二五頁）馬克思在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性的「序言」中曾提出了歷史唯物論本質底天才定義。但是當作科學看的、當作馬克思學說的一個構成部分看的歷史唯物論是不能停在那裡不動的：它是在發展着和改進着，並且新的經驗，新的知識而豐富起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帝國主義時代，歷史唯物論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這些著作不單是保衛了歷史唯物論使其不受各式各樣的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的侵害，並且把它提高到新的、更高的階段上去。

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對於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發展給予了最深刻的綜括。在這一著作裡敘述了歷史唯物論的主要特徵，指出了爲了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它對於工人階級和它的共產黨的實際活動的意義。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裡，斯大林同志確定，具體化並發展了歷史唯物論關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生產方式、關於生產的特點、關於思想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個人和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許多根本原理。斯大林同志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不可分的聯繫，具體地指出應該怎樣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到社會生活底分析上面去。這一經典著作標示了關於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的最高階段。「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的卓越範例，是創造地把歷史唯物論應用來研究具體歷史材料的範例。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對於歷史唯物論寶庫的一項巨大的貢獻。根據這一著作，

一切社會科學的許多根本問題又以新的方式提出來了。

從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所得出的，對於歷史科學最重要的結論之一就是在於：決不能僅限於確定社會現象的一般特徵，而必須要更深入地研究這些現象的特點。斯大林的這個指示不單是在方法學上武裝了歷史學家，並且能够使人們更深入地理解歷史科學本身的特徵，闡明它和歷史唯物論理論的聯系和相互依賴性。

當作關於社會發展的那些最普遍規律的科學來看的歷史唯物論是研究社會生活不同方面的所有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基礎、方法學。只有在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基礎之上，遵循着由它所發現的社會發展底一般規律，一切的社會科學才能存在和發展，因為只有歷史唯物論才能够把一切社會科學底資料結合爲一體並且建立關於社會發展一般規律性的完整概念。

歷史唯物論是蘇聯歷史科學的可靠的理論基礎。它可以使人們在迅速地閃現於表面上的那些現象的背後見到具有決定意義的深入潛在的過程。在用歷史唯物論的立場來看社會生活，「社會的生活，『社會的歷史就不再是『偶然事物』的積累，因為社會底歷史成了社會有規律的發展而歷史的研究也已經變成了科學」（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〇九頁）。斯大林同志教導說，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的資料是有着客觀真理的意義的可靠的資料，而歷史科學本身也可以成爲像自然科學一樣的，能够爲實際的應用而利用社會發展規律的精密科學。

歷史唯物論既是一切社會科學底方法學的基礎，因而它的特色就是對於某些社會現象的研究採取具體的態度而它的一般原理也因相應的部分的科學而具體化並發展起來。如果歷史唯物論所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總和起來的一切社會現象相互聯系和發展底一般規律，那麼其他的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就是原來存在於某些社會現象或關

係之中的部分的規律。斯大林同志在其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着重指出說，除去某些一般的特徵以外，社會現象還各有其本身的特徵；這些特徵對於科學是最重要的。各種不同的科學也正是研究各種不同社會現象的特點和內部發展規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人們的社會生產，經濟關係的發展規律即基礎方面的現象；法律科學研究的是國家法律上層建築，國家和法律底發展規律；美國研究的是藝術的發展規律等等。

至於歷史科學那麼它所研究的是社會生活現象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具體歷史發展中的全部總和。歷史科學的現象，是極為廣泛的，它比任何一門部分的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法學，美學，語言學等等）的對象都要廣泛得多。難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曾寫道：「我們知道的只有唯一的一種科學，即歷史底科學」（馬恩全集，第四卷，第八頁）在這裡他們的意思首先就是：歷史多多少少總是囊括所有其他社會科學的材料，其次，歷史主義又是一切科學所不可缺的一個特徵。

歷史科學的對象實際上是怎樣的呢？斯大林同志說：「社會發展史首先便是生產發展史，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的發展史……由此可見，歷史科學的首要任務是要研究和揭示生產底規律，生產與生產關係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一六頁中文本第一五三——一五四頁）。但經濟規律是表現在人的，社會階級的活動上面，而首先是表現在作為歷史底真正創造者的人民群眾，勞動者底活動上面。因此，「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的歷史，即身為生產過程中其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的那些勞動群眾底歷史」（註，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一六頁，中文本第一五三頁）。而歷史科學「首先應該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群眾底歷史『各族人民的歷史』」（註，聯共（布）黨史

簡明教程，第一一六頁；中文本第一五三頁）。

各族人民的歷史是比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歷史更加廣泛的，雖然歷史正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來決定的。一定水平的生產力一定的生產關係，從而更產生社會階級的一定劃分。新的生產關係是決定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主要的和具有決定作用的力量。社會的經濟制度產生與其相應的上層建築的基礎。而上層建築則更反回來作用於基礎，而通過基礎又作用於社會的生產力。如果不考慮到這一複雜的全面的相互作用就不可能唯物地來理解歷史。

恩格斯在他給伊·勃洛赫的一封信裡寫道：「如果要唯物地來理解歷史的話，則在歷史的過程中，決定的因素結局還是現實生活中的生產和再生產……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上層建築的各種不同的因素——勝利的階級在取得勝利以後所制定的各種憲法等，法律形式和甚至所有這些實際戰鬥在參加者腦子裡面的反映，政治、法律、哲學的理論，各種宗教觀和它們之進一步發展成爲教義體系——也會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而在各種情形之下主要是來決定它的形式」（註、馬恩通信選集，第四二二頁）。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裡，對於上層建築和它的構成部分作了詳盡的敘述，並且着重指出了在社會發展中，在爭取鞏固和發展本身基礎的鬥爭中的積極作用。

同時從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又可以看出，社會現象是極爲多種多樣的，決不能把它們歸之於是只是一些生產力，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有的社會現象並不能歸之於生產，基礎與上層建築。例如，語言就是這樣的現象之一。其他的社會現象，例如民族、家族、科學和其他現象也都有各有其本身的特點，不對這些現象加以研究，就不可能全面地認識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歷史。

因此，歷史家應當考慮的不單單是社會的經濟結構（雖然經濟結構是決定的因素）而應當是社會關係和社會現象的全部總和。爲了有效地研究勞動群眾的歷史，各族人民的歷史，就一定要多種多樣地，根據全部的歷史具體性來看歷史過程。歷史科學在研究歷史發展的深入的內部過程和表面上發生的各種現象時，應該揭示、確定各種社會現象之間的聯繫，它們的發展的規律性。

歷史科學的特點便是它的這種具體性。歷史科學研究社會發展的全部過程，但是它與表述社會發展底一般規律的歷史唯物論不同，普通歷史的使命是非常豐富而多種多樣地來表現歷史過程；它的注意力是固定在社會發展的每該階段中社會所固有的特點、特徵和規律上，不單是在世界的範圍內，而且還在各別地方、民族、國家的範圍內。

歷史既然是具體的科學，那麼它首先就是和具體材料、和具體事實打交道的。一定的歷史事實、一定的經驗的材料就是它的基礎。在這裡歷史事實又和其他科學的可以直接觀察、甚至可以用實驗的方法再創造出來的經驗材料不同，它們所關係的是人類的過去：除非所談到的是現代的事件，不然這些材料是決不能夠直接觀察的，它們只能根據某些史料來加以確定。歷史的知識和一切其他的知識一樣是經驗的產物，但這經驗不是直接的，而主要是間接的。

（註、參見俄文本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五一四頁；中文本第一卷實踐論）。

在歷史科學中事實起有巨大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堅決地反對忽略歷史事實，反對把歷史事實加以抽象的公式化。

恩格斯警告說：「當唯物的方法不是被用來當作歷史研究時的主導線索，而是被用來當作剪裁與重新剪裁歷史事實的現成公式時，那麼它就變成了與本身相反的東西」（註、馬恩通信選集，第四一八頁）。在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關於在蘇聯學校中教授普通歷史的決定中，便堅決地斥責了M. H. 波克洛

夫斯基的反馬克思主義「學派」之用抽象的、社會學的公式來代替普通歷史底首尾一貫的敘述，並且着重指出說：「使學生鞏固地掌握歷史課程的決定條件就是在敘述歷史的事實時要注意到歷史年代的順序，而且必須要使學生牢記重要的歷史現象，歷史人物、和歷史年代」（註、「歷史研究論文集」，第十八頁，聯共（布）中央黨出版局，一九三七年）。

因此，歷史科學的任務就是根據歷史唯物論的一般規律，十分具體而又多種多樣地來表現人類社會發展底歷史過程。但這是不是說歷史科學本身並不發現任何規律，說歷史科學只是從一定的、一般原理的觀點來敘述並系統化某種實際的材料呢？當然不是的。

歷史不是簡單的事實堆積，而歷史唯物論也完全不是同樣地適合於一切鎖頭的一種特殊的萬能鑰。辯證唯物論教導說，一般的（這裡指的是歷史唯物論所發現的、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特殊的（這裡所指的是一定歷史時代所固有的、部分規律性）和個別的（這裡所指的是個別的歷史現象）並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最密切地、辯證地相互作用的。「除去和一般的聯繫以外，個別的並不存在。一般的只是存在於個別的中間，並且只是通過個別的才存在的。一切個別的（不拘怎樣）都是一般的。一切一般的都是個別的部分（或是方面或是本質）。一切個別的是不充分地構成一般地等々等」（註、列寧、哲學筆記，第三一九頁）。因此，作為歷史過程底一般理論的歷史唯物論就是歷史科學的方法學，它表述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並且用研究底方法來武裝歷史家，而歷史科學便以這些一般的規律為基礎，用研究並綜括個別的、單一的事實的方法來發現個別時代和形態發展底特別的、部分的規律，來具體化並以此豐富歷史唯物論、更為它的進一步發展創立基礎。

着重指出後面的這一情況是特別重要的。

毛澤東指出說，人類的認識「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只有認識個別事物的特殊本質以後，才可以認識事物的共同本質。而要認識這後者，我們「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事物」（註、毛澤東：「矛盾論」，載一九五二年第九號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六頁；中文原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七七六頁）。

歷史唯物論發現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但社會發展的規是多種多樣的。除去一切社會形態所固有的和把各種不同的形態聯繫到一起的一般規律以外，我們在社會的歷史中還看到許多這樣的一些只有在一個歷史階段中間，在一種形態的存在期間才發生作用的規律，而後來，這些規律由於新的歷史條件的產生便失去了效力，而為新的規律所代替。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堅決反對機械地把一種形態的社會規律用到另一種形態上去。談到資本主義的規律時，恩格斯寫道：「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規律』並不是恒久的自然界底規律，而是發生着和消滅着的歷史規律……」（註、馬恩通信選集，第一七二頁）。

屬於在一切的社會形態中同樣起着作用的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是例如，關於社會存在對於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的規律，統一社會生產中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一致的規律，關社在一切社會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的規律，關於上層建築之離基礎而獨立及其對於基礎的積極作用的規律。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舉出一些

只是對立的形態才具有的規律。例如，階級鬭爭的規律就是如此。在這裡必須着重指出，在不同的形態中間，甚至最普遍的規律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例如，社會主義基礎發生和發展的條件在本質是與資本主義基礎發生的條件不同的，蘇維埃社會中上層建築的作用特別偉大。因此，甚至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只是根據作爲某些部分規律之綜合的具體歷史分析就能够被認識的。列寧教導說：「辯證法是包括歷史性的」（註、列寧文集，第十一卷，第三八四頁）。

但是，除去一般的規律以外，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還要遇到大量只是某種一定的形態才具有的部分規律。社會的形態便因這些特殊規律而彼此劃分開來。列寧指出說，「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它本身的規律」（註、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一五〇頁）。這樣，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規律（其中包括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以剝削該國並使之破產和貧困化的方法，以奴役和有計劃地劫掠其他國家，特別是落後國家各族人民的方法，而最後，以利用來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使國民經濟軍國主義化的方法來保證最大的資本主義利潤）只是資本主義才會有的。在它以前的各種形態就沒有這樣的規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沒有這樣的規律。而且，甚至在同一形態的範圍以內都應當分別出一定的階段來，在這些階段中該種形態所具有的那些規律的作用，其強弱的程度是不一樣的。斯大林同志說：「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與關係到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的社會學的規律不同——它們是可以而且應該變換的。在前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平衡的規律是一個樣子而其結果也與之相適應，在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則這一規律是另一個樣子，而其結果也便是另一個樣子了。這就是爲什麼可以而且應該說，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不同於舊的資本主義的不平衡。資本主義的規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中間如何改

變，依照變換中的條件它們在本身的作用上又是怎樣地受到限制或是加強——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使人特別感到興趣的問題」（註、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一六五——一六六頁）。

社會主義和其他的形態一樣是以一定的客觀規律爲基礎而發展着的；這些客觀規律的存在並不依賴於人們的意志，但這些規律在本質上是與其他形態的規律不同的。例如，社會主義的主要經濟規律與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經濟規律是截然相反的；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以不斷地增加和改善社會主義生產的方法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全社會不斷增長着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這樣，每一歷史階段都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這些規律的認識對於社會歷史底有成效的研究是絕對必要的。

除此以外，歷史的過程（歷史唯物論所研究的就是它的一般規律性）在每一個別國家中，在每一個別民族的歷史上又大不相同。斯大林同志教導說：「不管那一個民族，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都有自己質量上的特點，都有自己的特徵，而這些特徵只是這一民族有而其他民族所無的。這些特點便是每一個民族對於世界文化的總寶庫的一份貢獻，這份貢獻補充並豐富了它」（註、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真理報」）。這一民族特徵底研究對於歷史進程了解正是同樣必要的。列寧着重指出說，「馬克思理論在考察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其絕對必需的要求就是把它安置到一定的歷史情況下面去，然後，如果所談到的是——一個國家的話……就要考慮到在某一歷史時代中將這個國家和其他國家區別開來的那些具體的特點」（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七三頁）。

此外，應當考慮到，不同的社會現象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底發展也有其本身的特徵，不把這些特徵加以考慮，就不能理解歷史的進程。社會生活不但包括閃現在表面的外部現象，而且也包括決定事件進程的潛在力量。如果不全面地

研究外部的這些現象，那麼隱藏在外部現象後面的深入潛在力量便不能被揭露，被發現。

奠立在歷史唯物論基礎之上的蘇維埃歷史科學的首要任務便正是要認識每一歷史階段所固有的，多種多樣的歷史規律，和在個別國家的條件下，他們所起的作用底特徵。首先就不需要研究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性。

這樣。歷史的研究便決不是在於單單搜集那些說明一定的、已被發現的和永久規定了一般規律底作用的例子。從一方面來說，歷史的研究是要具體化歷史唯物論的一般規律，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它要揭示歷史發展底新的規律性而使歷史唯物論豐富起來。

在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上面，歷史科學的意義特別重大，因為只有在對於具體的、部分的規律性的認識基礎上，才可能發現最普遍的規律。列寧說：「爲了要取得勝利，就應該理解舊的資產階級世界的全部最深處的歷史」（註、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四二八頁）。爲了要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僅僅掌握其一般的結論和政治口號是不够的；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就應該掌握全部的知識，而這些知識的結果就是共產主義本身。正如地質學家必需要知道地質學的歷史以便在探求礦藏時不致無所適從，而生物學家爲了科學地改造生物界而需要知道各個品種形成的歷史一樣，爲了建設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就必須對人類全部以前歷史具有深刻的知識。有關過去的知識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在，預見未來並且依照一定的方向來建設它。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家手裡的歷史科學並不是死的本錢，而是爲了認識和建設現在，和科學地預見未來而認識過去的工具。

我們的歷史科學所面臨的任務是偉大的，光榮的。蘇維埃的歷史家在研究人類全部歷史的時候，使科學擺脫了剝削階級的走狗們帶給科學的全部反科學的廢物。但是爲了深刻地，全面地理解任何一個歷史時代或是歷史事件，就必